

John Douglas
and Mark Olshaker

读心神探

FBI心理侧写术

INSIDE THE FBI'S
ELITE SERIAL
CRIME UNIT

[美] 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谢克 著

阎卫平 王春生 译

《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FBI心理分析大师

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沉默的羔羊》、
CBS热门美剧《犯罪心理》故事原型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Douglas
and Mark Olshaker

MINDHUNTER
读心神探
FBI心理侧写术

INSIDE THE FBI'S
ELITE SERIAL
CRIME UNIT

[美] 约翰·道格拉斯·马克·奥尔谢克 著
金平 王春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心神探: FBI心理侧写术 / (美)道格拉斯
(Douglas, J.), (美)奥尔谢克(Olshaker, M.)著;
阎卫平,王春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
书名原文: Mindhunter
ISBN 978-7-5327-6086-2

I. ①读… II. ①道… ②奥… ③阎… ④王…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8249号

John Douglas, Mark Olshaker

Mindhu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Mindhunter; Inside the FBI's Elite Serial Crime Unit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5 by Mindhunter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图字: 09-2013-217号

读心神探: FBI心理侧写术

[美]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谢克 著 阎卫平 王春生 译
策划编辑/张吉人 责任编辑/黄步红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6 字数 257,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6086-2/I·3617

定价: 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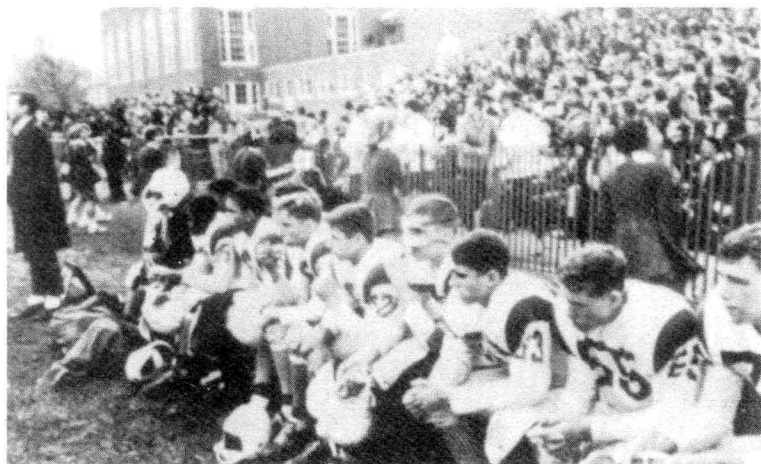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8653



我高中时的暑期都是在农场度过的，边上站着的是我早年的小伙伴。(杰克·道格拉斯拍摄)



初出茅庐的我在进入调查局工作后首次返家，佩戴着徽章，穿着父亲为我买的西服，头上留的也是 FBI 的标准发型。这可是为数不多的令人愉快的旅程。(杰克·道格拉斯拍摄)



在与旺托高中争夺索普杯的比赛中，我首次尝试使用前摄技术来对付对手。相片中的我像《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一样戴着面具。作为亨普斯特德高中橄榄球队的替补队员，我坐在长椅上，因为我的鼻梁在前一次比赛中给撞断了。(杰克·道格拉斯拍摄)



1976年12月16日，FBI全国学院的培训第一〇七期结业典礼。从左至右依次为：我、帕姆、FBI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我的母亲多洛里丝以及我的父亲杰克。（FBI资料图片）



图为密尔沃基。这是一张用于特种武器攻击小队训练时的照片，照片中标示出德尔·坎波击毙劫持人质的雅各布·科恩时的各人所在方位。（FBI培训图片）



1978年1月,与行为调查科的元老们合影。我这时进入匡蒂科行为科学科刚满7个月,身边站着的那些都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鲍勃·雷勒斯、汤姆·奥马利(教授社会学)、我、迪克·哈珀(教授社会学)、吉姆·里斯(局里两位拔尖的压力管理专家之一)、迪克·奥尔特和霍华德·特顿(开设了应用犯罪心理学课程,并启动了FBI侧写计划)。(FBI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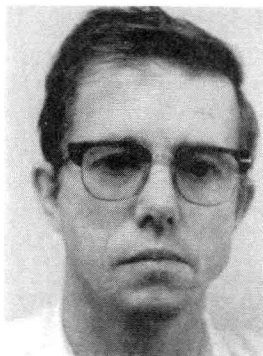
调查支援科的第二代成员,摄于1995年6月。从左至右依次为:史蒂夫·马迪金、彼得·斯默里克、克林特·范赞特、让娜·门罗、贾德·雷(蹲着)、吉姆·赖特、格雷格·库珀、格雷格·麦克拉里。此外,不在照片中的还有拉里·安克罗姆、史蒂夫·埃特、比尔·哈格梅尔和汤姆·萨尔帕。(马克·奥尔谢克拍摄)



我和特工约翰·康韦在圣拉斐尔对埃德·肯珀进行访谈。



1982年,韦恩·威廉斯因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接受审判。地方检察官助理杰克·马拉德采纳了我建议的策略来盘诘威廉斯,使其在陪审团面前露出本来面目。



罗伯特·汉森,一个阿拉斯加州阿克雷奇市性情温和的面包师。他将若干名当地妓女诱拐至小木屋,然后开始了最危险的猎杀游戏。(阿拉斯加州骑警供图)



拉里·吉恩·贝尔,杀害南卡罗来纳州的莎丽·费伊·史密斯和黛布拉·梅·赫尔米克的凶手。当我在列克星敦县的治安官吉姆·梅茨的办公室里审问贝尔时,他眼含泪水,抬头望着我,说:“我只知道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那样的事,但那个坏拉里·吉恩·贝尔可能会。”(南卡罗来纳州列克星敦县治安办公室供图)



这间房间里展示了罗伯特·汉森在大开杀戒之前的打猎战利品。(阿拉斯加州骑警供图)

6/1/65 3:10 AM I love you!!!
 Last Will & Testament

G
 O
 D
 I
 L
 O
 V
 E

I love you Mom, Dad,
 Aunt, Uncle & Okland and
 everyone else and all othe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be
 with my father now, so
 please please don't worry!

Just remember my wife
 Jeannette & great special time
 we all shared together please
 don't ever let the sun set
 & don't let any living one die
 at a time for years some good
 will come out of this. My
 thoughts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rest closed) I love you
 all so damn much. Son did,
 I had to pass for once. Please
 excuse me. I wish sweetie - I
 really did & please will love
 you & Therese and special
 moments of all one thing. I can't
 accept Jesus in your heart!
 son @ My Mom be her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f my life
 son & that the crime I mean to
 please go in your place

I am sorry if I ever disre-
 spected you in any way, and
 I want to make you
 of me because I have love
 been and a man please. The
 deal of that I don't know
 much I want to say that I
 have said before now I can't

I know you love me and I
 miss you so much and I
 will be with you like in all
 things I will be with you

Please do not become hard on
 me I am sorry I am not a
 good father that I am the
 dad!

I love you all
 W/ All My Love
 P.S. Mom - I love you so much
 kind of love you like your
 favorite I will miss you
 I love you al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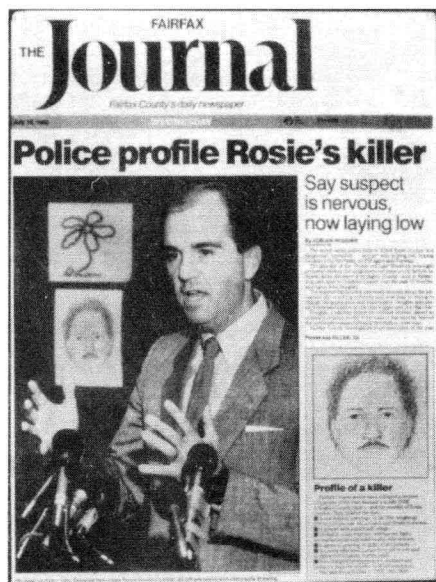
17 岁的美丽少女莎丽·费伊·史密斯的遗嘱——这是我在 25 年执法生涯中见到过的最伟大、最感人的一份遗嘱。它体现出这位少女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勇气。



一场典型的讨论会。格雷格·麦克拉里向行为科学科的同事介绍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一起令人困惑的谋杀妓女系列案的细节。麦克拉里提供的前摄措施帮助纽约州罗切斯特的警方顺利拘捕到阿瑟·肖罗斯，他被指控谋杀了十数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吉姆·赖特、格雷格·麦克拉里、我和史蒂夫·埃特。(马克·奥尔谢克拍摄)



对行为科学科新人的培训是极为严格的,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出类拔萃的法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图为贾德·雷和我正在向纽约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唐纳德·斯蒂芬森赠送感谢铭牌,以感谢他在培训新人方面提供的帮助。(纽约警察局供图)



前摄技巧的运用实例。在某一案件中,当我们做完侧写工作之后,常会通过当地媒体“公布”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以希望有人能根据这些特征提供线索,从而推进案件进展。(图为《费尔法克斯报》)

献 给

以前和当前任职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男士们和女士们——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和伙伴。

尽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将它埋掩，
罪行终究会暴露
在世人的眼前。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序

我准是在地狱

我准是在地狱。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赤身裸体，被五花大绑。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

我了解这些家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见识过多次。他们都有一种对捕获物随意支配的需求。他们都希望有权决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应该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体尚能承受，他们就不会让我轻易死去；当我昏厥过去或奄奄一息时，他们就会让我苏醒过来。总之他们是尽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连续数日。

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生死全凭他们的发落。

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长他们的气焰，激发他们邪恶的幻想。求饶、退缩或是哭爹喊娘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十恶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报。

我的心跳在加速，浑身精疲力竭。当他们把尖棍插进我的阴茎深处时，我感到一阵刺骨的戳痛。我整个身体痛苦得痉挛起来。

求求你，上帝，我若还活着，就让我快点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让我快快摆脱这地狱的折磨吧。

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三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部门的共

约三百五十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侧写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间，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当时我手头同时有大约一百五十件未侦破案件要独自处理，而且一年之中有一百二十五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待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里。来自地方警察的压力十分之大，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着来自社区、来自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因而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设法排列出工作的轻重缓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纷至沓来。我在匡蒂科的同事们常常戏言说我就像个男妓：不能对客户说半个不字。

在纽约的这次演讲中，我一直在谈论罪犯个性类型，可我的思绪却不断回到西雅图。我知道格林河专案小组中并非人人都希望我参与破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时，我常会被请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

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将它视之为与巫术仅有一步之遥，因此我知道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销”。我必须显得言谈富有说服力，同时又不可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明白，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是彻底的，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让心存疑虑者相信，联邦调查局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破案。也许最让人沮丧的是，我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样说一下“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还要求能提供断案的见解。我始终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系列案的调查工作会被引入歧途，导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样糟糕的是，这会封杀我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的罪犯侧写^①及犯罪分析这一全新计划。

再说还有四处奔波的辛劳。我已去过阿拉斯加好几趟，要飞越四个时区，提心吊胆地乘坐飞机贴近水面飞行，最后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几乎是刚刚抵达目的地与当地警察碰头之后，又要重新登上飞机返回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正进入

^① 侧写 (profile)，文中指根据从犯罪现场收集的信息来给凶手画像。——译者

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额外保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回答。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儿：埃里卡8岁，劳伦3岁。

这次西雅图之行我带上了两名新特工，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让他们一道参与破案。我们当晚抵达西雅图，下榻于市中心的希尔顿饭店。打开行李包时，我发现只有一只黑皮鞋。要么我没有把另一只黑皮鞋放进包，要么不知怎么我在途中丢失了一只。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县警察局讲课，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人一向讲究穿着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装。于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饭店，来到市中心商业街四处寻找，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鞋店，买到了一双称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饭店时我愈发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为当地警察和一个办案小组讲了课，该小组由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应聘协助案件调查的当地心理学家组成。人人都对我所讲授的作案者侧写很感兴趣，例如作案人数是不是不止一个以及可能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力图让他们接受的一点是，在此类案件中，作案者侧写并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终会发现作案者是